

古代汉语状态词缀的变化发展

马彪

黑龙江大学汉语研究中心 黑龙江 哈尔滨 150080

提要 文章通过对《中国基本古籍库》等大量语料的考察,分析、描写了古代汉语状态词缀的类型、分布及发展变化,认为汉语已经发展形成自己独特的语用词缀体系,现代汉语多种多样的状态词缀是由古代汉语的叠音词缀发展分化形成的,对状态词缀的深入了解必将有助于对汉语的认识,有助于对词语的解读。

关键词 古代汉语 词缀 状态词缀 语用词缀 叠音词缀

中图分类号 H1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9484(2008)05-0539-15

1 引言

状态词缀是与词根结合松散的表现某种语用含义的词缀,是介于构词词缀和构形词缀之间的语用词缀,目前都被归入构词词缀。状态词缀与传统构词词缀相区别的主要特点是:第一,状态词缀无实在(词汇)意义,只描摹某种状态,即附加语体、感情色彩,突出主观情态及增强程度,具有描写性语用含义,而传统构词词缀“者”、“初”有“的人”、“次序”等词汇意义;第二,状态词缀与词根结合不紧密,去掉一般不影响词义,词根是词汇意义的承载者,可以单独使用而词义基本不变,而传统构词词缀“子”、“头”不能去掉,“鼻子”、“傻子”、“石头”、“甜头”等的词根不可单用,或者单用后改变意义;第三,状态词缀的书写形式几乎只是单纯记音,不表示意义,在多音节词中有的状态词缀被视为音节而不是语素,其实状态词缀有独特的读音规律,语音形式变化与词缀化相对应,形成了不同于一般词缀的形、音、义对应规律,而传统构词词缀“者”、“初”等多无音变,只有“子”、“头”等轻声化。汉语最早的、现在最普遍的状态词缀是ABB式^[1](如“乱纷纷”)结构中的叠音成分,不过,状态词缀较为复杂,可以是前缀、中缀、后缀,也可以是单音节或多音节词缀。本文将以历时为主,共时为辅,进行较为系统的描写分析。

[收稿日期] 2008年3月24日 [定稿日期] 2008年8月2日

* 本文为作者承担的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项目“汉藏语描写性词缀及其类型学特征研究”(06JA740021)的部分研究内容。感谢《语言科学》匿名审稿专家提出的宝贵意见。

[1] 词语及后文的构词格式尽量用常见的字母表示法,词中不同字(音)用不同字母表示。A都表示词根,B、C、D表示词缀,但B、C在有更多成分时也可以表示词根(或非状态词缀)。字母顺序表示结构层次先后,挨着关系近,隔开关系远。如AABB式(鼓鼓囊囊),AA、BB分别表示重叠的词根、词缀;ABCC式(可怜巴巴)、ABCD式(老实巴交)、CDAB式(稀里马虎),AB表示词根,CC、CD表示词缀;ACB式(歪刺骨)、ADCB式(正儿八经),A、B表示词根;ADBC式(急赤白脸),ABC表示词根;ABC式(憋的慌)、BCA式(稀巴烂),A表示词根,BC表示词缀,C插入BA(稀烂)之间表明关系远;ACD式(干忽拉),CD是词缀,先组合(关系近)再加在A后;AECD式(白不吡咧),A表示词根,ECD是词缀,CD关系近,E类似后插入的成分。

2 唐以前状态词缀的产生与演变

上古到春秋时代是状态词缀的孕育阶段。早在 3000 多年前的古代作品中就能找到 ABB 式、ABCC 式、AABB 式等语言形式。《尚书》中就有现在成为状态词的 AABB 式,如“兢兢业业”。据周正颖(1995)统计,《尚书》中叠音形容词 29 个,占重言词总数的 69%;动词 8 个,占 19%;其余为名词,共 5 个,占 12%。这些重言词主要是叠音形容词,其修辞功能主要是通过语音调配描写情状、增强语气,多做定语(“番番良士”、“明明我祖”、“荡荡怀山”)、谓语(“王道荡荡”、“四门穆穆”、“百姓懍懍”),也有的做状语(“浩浩滔天”)或组成联合短语后再做成分(“蒸蒸皇皇”)。

《周易》中也有类似现代 ABB 式、ABCC 式的表达,如中补式“震苏苏”、“旅琐琐”,主谓式“家人嗃嗃”、“妇子嘻嘻”。这些是短语,其中的 BB、CC 是叠音词做补语或谓语。虽然这种格式还不是状态词,但与后来的状态词格式一脉相承。在《周易》中已有单音节准状态后缀,如“焚如”、“死如”、“弃如”、“突如其”中的“如”(吕绍纲 1992)。《诗经》受四音格式限制,很少有 ABB 式,大都是 ABCC 式,如“风雨凄凄”、“泣涕涟涟”、“言笑宴宴”、“汶水滔滔”、“蒹葭苍苍”、“杨柳依依”、“行道迟迟”、“信誓旦旦”等,多达百余例(向熹 1997)。有些今天还在用,已词汇化了,如“忧心忡忡”、“小心翼翼”等,但在当时还是主谓短语,如“风雨凄凄”、“汶水滔滔”,或者是中补短语,如“泣涕涟涟”、“言笑宴宴”。有少数类似 ABB 式或 ABB 式嵌入“之”等虚词的短语,如“车邻邻”、“桃之夭夭”、“夭之沃沃”、“泌之洋洋”、“心焉切切”。有叠音词做定语、状语的偏正短语类似现代的叠音前缀,如“青青子衿”、“厌厌良人”、“赳赳武夫”、“呦呦鹿鸣”、“悠悠我思”、“惓惓不归”。还有带后缀的修饰成分放在词前,类似现在的中缀,如“燕尔新婚”的“尔”,当然此处应该是准状态后缀。《诗经》中的 AABB 式大多是并列短语,如“苾苾芬芬”、“赫赫炎炎”、“矜矜兢兢”。《周易》、《诗经》中丰富多彩的重叠形式为状态词缀的产生奠定了基础。当时还没有真正的状态词缀,但在后来的使用中形成了状态词缀,如“(兢兢)业业”、“(小心)翼翼”。

唐代以前口语材料很少,《论语》勉强可以算。在这些口语材料中,只有《论语》中有一些状态词缀的表达。^{〔2〕}在记述孔子言行的《论语》中有不少表达音容笑貌的准状态后缀(有“……的样子”义,至今无音变),继承发扬了《诗经》等古籍的语言特点,如“莞尔”、“铿尔”、“卓尔”、“翼如”、“恂恂如”、“斐然”、“喟然”等(安作璋 2004)。有的是今天还在用的状态词,如“坦荡荡”、“文质彬彬”。此前叠音成分主要是在名词后做谓语,《论语》中的“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述尔》),都已超出了主谓模式,叠音成分是在形容词后,这为叠音成分的词缀化创造了有利条件。现在“坦荡荡”已是状态词了,“坦”是形容词性词根语素,“荡荡”是描写“坦”的状态词缀。但现在“长戚戚”还是偏正短语,这是因为“戚戚”是中心语。《论语》中的“文质彬彬”是主谓短语,“彬彬”是描写“文”、“质”结合相得益彰的状态。朱熹《集注》说:“‘彬彬’,犹‘班班’,物相杂而适均之貌。”后来“文质”的意义偏移,“彬彬”成了词缀。现在“文质彬彬”的含义已不是“文与质”如何,而是“文(雅)”的状态了,因而“文质彬彬”由主谓短语转化为状态词。

先秦到唐的单音节词缀主要有前缀“有(苗)、斯(皇)、于(归)”,后缀“斯、尔、然、其、彼、焉、若、如、子”等。其中的形容词缀“(赫)斯、(率)尔、(欣欣)然、(茫)若”等可看作是准状态词缀。有的词缀有较强的构词能力,仅《老子》、《庄子》两部作品就有约 100 例带后缀“然”的词,如“芒然、惛然、畅然、超然、怵然、怫然、忿然、瞋然、凄然、喘喘然、蹴蹴然、眈眈然、愤愤然、蓬蓬然、栩栩然”等(王世舜、韩慕君 1993)。

〔2〕 在其他同时代或稍晚可算的上口语材料的著作中,《晏子》除附加“然”的就是叠音的状态词(见姚振武 2005),《墨子》几乎只有附加“然”的状态词(见王欲安等 2006),《世说新语》中也见不到 ABB 式结构(见张永言 1992)。

而其中的“窃窃冥冥”、“昏昏默默”等同《诗经》中的 ABB 式,如“赫赫炎炎”等基本一样,是并列短语。有一些词今天还在用,可见这些准状态词缀有很强的生命力,承担着描写状态的任务。但这些还只是先驱性、替代性成分,与真正的状态词缀不同:一是其书面语色彩很强,直到现代,口语中基本不用;二是表义确定单一,没有丰富多样的情感色彩;三是虚化不彻底,至今没有变为轻声,未完全词缀化。

叠音的状态词缀与上古就存在的重叠形式(重言)一脉相承。这可以追溯到《周易》,如《蹇·六二》中的“王臣蹇蹇”,《夬·九三》中的“君子夬夬”、“履道坦坦”、“束帛戔戔”。在《诗经》中也有这种叠音形式,如《周南》中的“维叶萋萋”,《卫风》中的“河水洋洋”、“小心翼翼”等。“洋洋”等 BB 式重言由做定语、谓语到做状语、补语。做补语则必须与中心语组合后一起充当句子成分,这就为其词汇化提供了方便条件。春秋到唐代是状态词缀的萌芽阶段,已经有了少量的叠音状态词缀,尚未发现其他类型的状态词缀。王昌茂、勾俊涛(2000)列举了不少楚辞中的 ABB 式充当不同成分, BB 式重言做补语的例子。如:

- (1)杳冥冥兮以东行。(《楚辞·九歌·东君》)
- (2)芳菲菲其难亏兮,芬至今犹未沫。(《楚辞·离骚》)
- (3)纷总总兮九州,何寿夭兮在予。(《楚辞·九歌·大司命》)
- (4)穆渺渺之天垠兮,莽芒芒之无仪。(《楚辞·九章·悲回风》)

例(1)、(2)中 ABB 做状语, BB 补充、修饰 A, 例(3)、(4)中 ABB 做定语, BB 补充、修饰 A。这与 ABB 式形容词类似。在王昌茂、勾俊涛(2000)中,还有的 BB 式重言做定语、谓语,构成偏正或主谓短语。

- (5)滔滔孟夏,草木莽莽。(楚辞·九章·怀沙)

石锬(2005)对 ABB 式结构类型的分析较为详尽,认为附加式 BB 见于唐代,指出:“ABB 发展大致过程是:并列式演生出述补式,述补式词汇化变为附加式,附加式演生出音缀式和重叠式。主谓式的发展自成体系,且变化不大。”他认为从历时看形容词性 ABB 形式有 6 种结构类型:并列式,如“坦荡荡”(见于春秋,是短语);述补式,如“天白颢颢”、“寒凝凝只”(见于战国,是短语);附加式,如“白皑皑”(见于唐代,是词);音缀式,如“黑洞洞”(见于宋代,是词);主谓式,如“血滴滴”(见于宋代,是形容词);重叠式,如“慌张张”(AB 是双音性质形容词,通过不完全重叠构成 ABB 式状态形容词,见于元代,是词)。

与石锬的观点不同,邢公畹(1983:319)引述王力(1980:319)的观点,认为状态词 ABB 结构最初见于《楚辞》“烂昭昭兮未央”(屈原《九歌·云中君》)中,并举《楚辞》及汉代至唐代的例子为证。如:

- (6)杳冥冥兮昼晦。(屈原《九歌·山鬼》)
- (7)还顾望旧乡,长路漫浩浩。(《古诗十九首》)
- (8)街巷纷漠漠。(《乐府·君子有所思行》)
- (9)还顾邈冥冥。(蔡琰《悲愤诗》)
- (10)念子怅悠悠。(李陵《与苏武》)
- (11)山树郁苍苍。(曹植《赠白马王彪》)
- (12)落叶乱纷纷。(常建《碧涧别墅喜皇甫侍衔相访》)

我们在考察中发现《楚辞》中叠音成分在名词后做谓语,或者在形容词后做补语,确实已经有了虚化的迹象。例如:^[3]

[3] 考察、取例使用《中国基本古籍库》试用版(北京爱如生数字化技术研究中心开发制作,合肥:黄山书社,2007年版)。下同。《中国基本古籍库》分为 4 个子库,20 个大类和 100 个细目,共收录上自先秦下迄民国的历代名著和各学科基本文献 1 万余种,每种均提供 1 个通行版本的数码全文和 1—2 个珍贵版本的原版影像。总计收书约 16 万卷,版本 12800 个,全文约 17 亿字,影像约 1 千万页。

(13)路荡荡其无人兮。(王逸注:荡荡平易貌也,尚书曰王道荡荡)(《楚辞·九叹》214 页)

(14)潏洋洋而无极兮。(《楚辞·招魂》149 页)

(15)西方流沙潏洋洋只。(王逸注:洋洋无涯貌也)(《楚辞·大招》166 页)

“荡荡”在名词“路”后,是谓语,已有“空荡荡”义。“洋洋”在形容词“潏”后,已经非常接近状态词缀了。

汉赋与楚辞差不多,有的叠音成分在名词后做谓语,例如费振刚、仇仲谦(2002)所举例句。

(16)耳嘈嘈以失听……(王延寿《鲁灵光殿赋》)

(17)……心蒙蒙犹未查。(班固《幽通赋》)

(18)洪淋淋焉,若白鹭之下翔。(枚乘《七发》)

(19)……雨濛濛而渐唐。(蔡邕《述行赋》)

有的在形容词后做补语。例如:

(20)纷湛湛其差错兮……(司马相如《大人赋》)

(21)穆斐斐以承颜。(陈琳《迷迭赋》)

(22)赫烺烺而烛昆。(王延寿《鲁灵光殿赋》)

如果 A 与 BB 是临时组合,可以视为词组;如果是当时不止一人使用的 ABB 式(有的一直延用到今天),且 ABB 式整体充当句子成分,可以视为词,如“乱纷纷”、“白皑皑”等。例(12)中的“乱纷纷”出自唐代诗人常建的诗句,其实在南朝时就很常用了。据汪继懋(1999),南朝到唐五代不少 BB 式重言词缀化了。例如:

(23)忧思乱纷纷。(南朝吴均《战城南》)

(24)原雨晦茫茫。(南朝齐谢朓《赛敬亭山庙喜雨诗》)

(25)苑中池水白茫茫。(五代花蕊夫人《宫词之八》)

(26)太湖烟水绿沉沉。(唐白居易诗《宿灵岩寺上院》)

(27)父娘啼得泪汪汪。(《敦煌变文集》故圆寂大师二十四孝押座文)

“乱纷纷”不但形容具体事物,也用于抽象的“忧思”,同“白皑皑”一样,凝固定型。除“泪汪汪”充当补语外,其他 ABB 式充当谓语,这些应该就是当时的状态词。“绿沉沉”、“晦茫茫”没有延用下来,但随后出现的“冷沉沉”、“碧沉沉”、“乌沉沉”、“黑沉沉”一脉相承,汪继懋(1999)认为这些 BB 重言都是词尾。“晦茫茫”后来由“黑茫茫”等替代,“沉沉”、“茫茫”业已完全虚化为状态词缀。

3 唐至宋代的状态词缀

根据我们考察的唐以前有代表性的专书、词典,发现最先出现的是 ABB 等格式中的叠音状态后缀。而到了唐、宋,状态词缀有了质的飞跃。唐代以来便有许多与现代汉语相同的用法了,例如温广义(1988)和顾国瑞、陆尊梧(1992)所举的例子。

(28)慢腾腾地暖烘烘。(韦轂《题壁》)

(29)半空白皑皑。(唐岑参《终南云际精舍寻法澄上人遇归高冠东潭石淙望秦峰微雨作贻友人》)

(30)不如来饮酒,闲生醉醺醺。(唐白居易《不如来饮酒》之五)

(31)有木名水怪,远望青童童。(唐白居易《有木诗》之五)

以上的 ABB 式,除“青童童”外,都是沿用至今的状态词。“青童童”的“童童”与词根没有意义关系,类似现在的“(红)通通”,使用范围也不小,在《中国基本古籍库》的作品中出现 26 次。到唐代,出现了与动词、名词结合的 ABB 式叠音词缀和其他类型的词缀。以“腾腾”为例,在唐代可以单用,可以构词,意义

可实可虚,位置可前可后。例如:

(32)霜雪耀腾腾。(《元氏长庆集》104 页)

(33)乌皮几上困腾腾。(《松陵集》皮日休诗)

(34)每醉腾腾,柱之(竹杖)以归。(《李太白诗集注》732 页)

(35)思量只合腾腾醉,煮海平陈一梦中。(《甲乙集》6 页)

(36)任渠狂到死,吾老慢腾腾。放歌声激烈,醉倒睡腾腾。(宋代《龙舟集》30 页)

例(32)至例(36)中“腾腾”有“向上腾起”义,逐渐虚化为表示“酒醉的样子、昏困的样子、动作迟缓的样子”,“迟缓”义渐占优势。考察《中国基本古籍库》,按出现次数由少到多排列:黑腾腾 5 次,暗腾腾 7 次,昏腾腾 9 次,睡腾腾 16 次,烟雾腾腾 19 次,雾腾腾 36 次,醉腾腾 68 次,困腾腾 126 次,慢腾腾 127 次。后三种用法远超过近乎本义的“雾腾腾”的使用频率,“醉腾腾”还有一点原义的影子,而“困腾腾”、“慢腾腾”则完全虚化为词缀了。不过各类用法可以长期共存,如例(34)。在另一版本中“醉腾腾”被隔开,为“每醉行腾腾,柱之以归”。例(35)中“腾腾”做了状语,这个位置只与前缀的形成关系密切。例(36)说明唐代以后“腾腾”持续与不同成分组合。反过来,相同成分常与不同词缀组合,例如“醉”,在白居易《不如来饮酒》诗中分别组成“醉昏昏”、“醉陶陶”、“醉悠悠”、“醉醺醺”等。由此可见,作为语用词缀的状态词缀,是可以根据表达需要按照格式创新附加的。

我们考察了江蓝生、曹广顺(1997),其中带状态词缀的词共 17 个,所带均为后缀。以下列出状态词缀构成的词。(为便察看,不单列词缀,下同)

1)单音节词缀(7 个):摆弄、拨刺、蹭蹬、轻忽、温嫩(嫩)、张罗。

2)多音节词缀(10 个):闹聒聒、驳荦荦、嗔迫迫、赤烘烘、赤嫩嫩、骨厖厖、口悻悻、醉慢慢、屹邓邓、肥没忽、黑没没地(多音节词缀加“地”)。

唐五代状态词缀较少,类型单一,只有后缀,没有前缀、中缀。后缀有 9 个都是 ABB 式,只有两个是 ACD 式,如“肥没忽”、“黑没没”。不过,词典所收的是唐代产生的词,并不一定意味着当时使用的词就这么多。唐代是状态词缀由少到多的过渡阶段,一方面还大量使用书面语的准状态词缀,如“皎然”、“落然”、“忙然”、“忙然”、“悄然”、“萧然”、“霏然”等,另一方面又出现了与以往 ABB 式不同的新的 AB、ACD 式的状态词缀,如“(拨)刺”、“(肥)没忽”等后缀,这是状态词缀的量变转化期。

到了宋代,状态词缀的类型和数量略有增多,特别是有了中缀。我们考察了袁宾等(1997),其中带状态词缀的词共 28 个,没有出现前缀。现列举如下:

中缀(4 个):藏头亢(伉)脑、撑眉弩眼、抵死漫生、迷留没(闷)乱(烦乱)。

后缀(24 个):

1)单音节词缀(7 个):刁蹬(刁难)、对付、飘兀、约莫(末、貌)、翻腾(变化、翻新)、睁察(睁大)、忒坦。

2)多音节词缀(17 个):闹护(钹)铎(吵闹)、赤骨力(立、律)(赤裸裸)、颠不刺、闷达(打)孩、干剥剥、口吧吧(巴巴)、眼巴巴、眼悬悬、苦恹恹、困漫漫、硬赳赳、轻轻瞥瞥(轻盈)、洒洒(赤裸)落落(无物无挂)、惺惺洒洒(清醒明白)、哄哄恹恹(愚钝糊涂的样子)、历历落落(明白清楚)、忙忙劫劫。

疑为叠韵联绵词的,这里未列出,如“温吞”。句法重叠或并列的“AABB”式没有列入,例如“忒忒坦坦”、“攒攒簇簇”之类。因为“忒忒坦坦”有原式“忒坦”,应视为句法重叠,“攒攒簇簇”是词根“攒”、“簇”重叠后并列在一起的。

宋代的状态词缀较唐代的状态词缀有所增加,特别是出现了中缀。“藏头亢(伉)脑”、“撑眉弩眼”、“迷留没(闷)乱”中的“亢(伉)”、“弩”并没有什么词汇意义,去掉后就是直白的词汇意义“藏头脑、撑眉

眼”。“迷留没乱”的“留”、“乱”应该是状态词缀,这是个极具口语色彩的状态词。

不是虚化形成,而是直接加在形容词后的单纯音缀是宋以后才见到的,这与石镔(2005)认为音缀式产生于宋代的观点相互印证。例如现在常用的“洞洞”、“忽忽”。

(37)水外黑洞洞地而中却明……(宋《朱子语类》7 页)

(38)黑洞洞云迷四野,白潏潏……(元《古今杂剧》78 页)

(39)有一块黑忽忽的,不知是什么。(清《侠义传》177 页)

“黑洞洞”在《中国基本古籍库》从宋到清的作品中出现了 96 次。例(38)在有的版本中作“黑暗暗”,也许反映了实义成分与虚义成分的竞争。例(39)的“黑忽忽”直到清代才出现。我们考察了现代汉语常用的“乎乎”、“巴巴”等。“乎乎”从宋到清的作品中没有出现。“口巴巴”最早见于宋,随后的《董解元西厢记》和元曲中出现了“眼巴巴”、“眼巴”、“急巴巴”、“急急巴巴”,到清代小说出现了“窄巴巴”、“窄巴”、“结巴”、“结结巴巴”等,共 138 条,“干巴巴”、“蔫巴”、“试巴”等未见。例如:

(40)平生嫌遮老子说法口巴巴地……(宋陆游《渭南文集》137 页)

(41)我眼巴巴的盼……(金《董解元西厢记》45 页)

(42)免交(教)人望得眼巴。(《六十种曲》243 页)

(43)急巴巴日夜费筹划。(《元曲选》1060 页)

(44)见窄巴巴的三间屋子……那邓九公听了,把眉毛一拧,眼睛一窄巴,说……(清《儿女英雄传》119、156 页)

(45)他虽结巴,倒会打好谜。……他有结巴毛病,……说话结结巴巴。(清《镜花缘》351、377 页)

“(口)巴巴”尚可看出与词汇意义有关,“(眼)巴巴”进一步虚化,而其他各例的“巴”则已经变为“音缀”,即完全“语用化”了。

4 元代及明清时的状态词缀

元代的状态词缀空前发展,不但状态词缀的类型和数量增多,而且形成了较为完整的体系,出现了前缀,状态词缀的类型已经齐全,非叠音状态词缀大量增加,叠音词缀表词汇义倾向减弱,表音倾向增强,很多词缀的字面义与词汇意义无关。有许多带状态词缀的词一直沿用到今天,如“热乎刺”、“喜孜孜(恣恣)”、“颤巍巍”。这与语言使用者(或戏曲作者)直接描写现实社会,记录生活口语分不开。我们考察了李崇兴等(1998),其中带状态词缀的词共 182 个。现列举如下:

前缀:

1)单音节词缀(1 个):簇新。

2)多音节词缀(25 个):迷丢没(摸)邓(登)(发呆的样子)、劈丢(留)扑冬、急并各部、急周各支、急留骨碌(古鲁)、急张拘诸(忐忑)、吉丁疙疸、赤留出律(出留出律)、赤留出刺、赤(乞)留乞良、滴羞蹉蹉(亦作“滴羞跌屑”,颤动的样子)、滴羞笃速(亦作“滴修都速”,战抖)、伊哩乌芦(咿咧鸣刺)、足丢没乱(心绪乱)、希留合刺(破碎)、希留急了(枝条摆绞状)、乞抽乞叉、乞留曲律(吕)、乞纽忽浓、失留疏刺、剔留秃鲁(滚动)、剔留团栾(极圆)、剔抽秃刷(揣)(眼转)、踢良秃栾(滚动)、希彪胡都(糊涂)。

中缀(1 个):渐留渐零。

后缀(145 个):

1)单音节词缀(30 个):般(搬)弄、逼勒、拨(不)刺、揣巴、撺掇、调弄、撮弄、抻(团)弄、摩弄、摩拏、扎煞(多沙)、搭撒(飒)(垂下:白须搭撒)、滴溜、刁蹬、对付、恶叉(姪)、慌速、懵懂、掀(轩)腾、踢腾、懵腾、添

搭(答)、抹搭、扑搭、曲律(弯)、数落、荏磨、查胡(嗟呼)、准成(程)、来撒的。

2)多音节词缀(115个):滴屑屑、跌蹉蹉(同“滴屑屑”,颤动的样子)、白邓邓、嫩支支、勃腾腾、扑腾腾、薄湿湿、薄设设、颤巍巍、另巍巍、长搀搀、疹可可(磕磕)、卒律律、村棒棒、呆邓邓、滴溜溜、都速速、恶暗暗(歆歆)、古刺刺、骨岩岩、喝(哈、黑、齁)喽喽、黑齁齁、黄甘甘、可扑扑、闷恹恹(厌厌)、苦淹淹(恹恹、厌厌)、苦孜孜、念孜孜、媚孜孜、冷丁丁、立钦钦、密匝匝、密臻臻、齐臻臻、闹该该、闹荒荒、急飏飏、轻飏飏、静巉巉、明丢丢、闲遥遥、涎邓邓(澄澄)、信拖拖、烟支支、侧嫩嫩、支楞楞、足律律、嘴巴巴、气丕丕、实丕丕、悄促促、悄冥冥、青旋旋、青鸦鸦、清耿耿、轻怯怯、飒刺刺、生刺刺、歪刺刺、语刺刺、湿挝挝、喜孜孜(恣恣)、望巴巴、稳拍拍(丕丕)、扑簌簌、浙零零、薄支辣、措(错)支辣、呆答孩、闷答孩、火不登(腾)、呆不腾、颠不刺、短卒律、短古取、恶支沙(杀、煞)、干支刺、活支刺、活不刺、破不刺、嘴不刺、光出律、滑出律、黑林侵、花腊捺、慌笃速、惊急列(里、力、棘律)、慌急列、冷掐颺、面没罗(脸发呆)、明滴溜、烟刺答(无力)、战(颤)笃速、战扑速(发抖)、生各扎(支、擦)、死临侵、死没腾、软答刺、软刺答、软兀刺、轻吉(乞)列、热乎刺、白头蹉蹉(出自文例,词条为“蹉蹉”)、恶叉(茶)白赖、仰不刺叉、血糊淋刺、虔虔答答、喃喃笃笃、牵牵搭搭、攘攘该该、絮絮答答、悄悄冥冥、窄窄别别、涎涎邓邓(澄澄)、呆呆邓邓。

这些带状态词缀的词大多来自元杂剧。有的杂剧一段唱词中有十多个带缀词,有极强的语用描写性和极丰富的情感表现力。例如:

(46)雨淋的我湿淅淅,更那堪吉丢古堆波浪渲城渠,你看他吸留忽刺水流、乞留曲律路,更和这失留疏刺风摆希留急了树,怎当他乞纽忽浓的泥,更和他正丢扑搭的淤。我与你便急章拘诸慢行的赤留出律去。我则索滴羞跌屑整身躯。(元孟汉卿《张孔目智勘魔合罗杂剧》,《酹江集》265页)

元代中缀没有什么增加,不如明清时出现的多。明清时状态词缀随戏曲,特别是小说的发展而发展。许多今天使用的状态词已经出现,比如“平不答的”(平而矮)。以《金瓶梅》为例(参见李申 1992),各类状态词缀已经与现在的很接近了。例如:

1)单音节前缀、后缀:精光、精淡、稀烂、刁蹬、拔刺、刮刺、顺溜、直缕、看搭、掀腾、掇弄、踢弄、撵掇、刁刁的、刺刺的、纷纷(忿)的、热刺刺的、嘴巴巴的、一丝(一)丝儿的、唬人刺刺的。

2)多音节状态词缀:

前缀:咕溜搭刺(叽里咕兑)、啐哩礲刺(又:必里剥刺)。

中缀:蹉里蹉斜、失惊打怪、白眉赤(扯)眼、黄皮寡瘦、虑嘴掠舌、死气白赖、张眼溜睛、破零二乱、破零二落、黄汤辣水儿、黑天摸地、苦丁子咸、迷留没乱、歪刺骨、仰八叉。

后缀:平不答、干霍乱、憋的慌、呼滴溜、鬼胡由、急伶俐(急快)、大刺刺、气吼吼、水济济、生刺刺、白生生、白湛湛、光邓邓、光挺挺、光睁睁儿、赤巴巴、赤白白、冷呵呵、冷合合、青旋旋、苦艳艳、肥月答月答、实辣辣、怪刺刺、急波波、急攘攘、涎瞪瞪、恶没没、恶拉拉、格地地、热刺刺、热突突、唧唧啾啾、羞刺刺、虚笼笼、焦刺刺、腻格格、稳拍拍、噪刺刺、臃刺刺、笑嘻嘻、直屡屡、直提提(“挺挺”误)、风风势势、花花黎黎、忽忽洋洋、冒冒势势、信信拖拖(脱脱)、亲亲啞啞、换换抢抢、换换排排、停停脱脱(当当)、喃喃洞洞(啾啾)、楞楞睁睁、絮絮答答、意意似似(思)、放羊刺刺、蛮声哈刺、花丽(黎)狐(胡)哨。

明代其他作品,如《四游记》、《西游记》、《拍案惊奇》等使用的状态词缀与《金瓶梅》差不多,使用类型多、使用频率高,一个词可以在多部作品中出现。以BA式为例,“稀烂”、“精光”、“通红”等都与现代用法相当。有的还可以看到由实到虚的变化,例如“焦黄”。

(47)火烧得发际焦黄。(明《平冤录》)

(48)白中略带焦黄色,或纯白而光滑……(明《审慎瑶函》)

例(47)实,而例(48)虚。语言不断改旧换新,状态词缀经历了由重叠句法形式到词缀构词形式的变化。又经历了由词汇化到语用化的发展。结构从松散到紧密,再从紧密到松散。带状态词缀的词的功能也经历了从做谓语到附加成分的变化。带状态词缀的词中不仅有状态形容词(“大刺刺”),还有状态动词(“拨刺”)、状态副词(“活不刺”)、状态名词(“歪刺骨”)、状态拟声词(“哗哩礴刺”)等。

5 几点启示

5.1 状态词缀形成的源流

楚辞及汉赋的例子证明,春秋战国是 ABB 式的过渡时代,是 ABB 式词的萌芽期;至少汉代以后,状态词 ABB 式已经形成并主要充当定语、状语,也可以充当谓语成分。唐宋是 ABB 式词的发展期,唐代 BB 式重言的词缀化倾向更明显了,不少 BB 式词缀同后来、甚至现在的用法相当,是 ABB 式词的成长阶段。至元后,不但 ABB 式词大量发展,还繁衍出各种其他状态词缀的类型,是状态词缀的扩展期。

从已有材料看,ABB 式状态词源自主谓、述补短语,而非 ABB 并列式。ABB 并列式很罕见,多是 AABB 式并列。叠音成分由做谓语(“河水洋洋”、“文质彬彬”)、定语(“番番良士”、“荡荡怀山”)、状语(“惴惴不归”)到做补语(“行道迟迟”、“忧心忡忡”)。做定语、状语没有形成 ABB 式状态词的可能,只能形成 BBAB 式或 BBA 式(中心语为单音节词)。做补语就必须与中心语组合后一起充当句子成分,一起做谓语、定语、状语,这一转化最易引起叠音成分的质变;BB 式叠音成分做谓语(“车邻邻”、“文质彬彬”)也有可能引起叠音成分质变,与主语构成 ABB(或 ABCC)式状态词,例如“血淋淋”、“水济济”、“泪汪汪”、“眼巴巴”、“气冲冲”等。主谓结构不但可以直接形成 ABB 式状态词,而且也是述补式的先导。因为主谓式在先,且与述补式在结构上有相同之处,BB 都位于 A 后,只是 A 的词性不同。由描述事物转而描述事物的行为、状态,就由主谓式转向了述补式。几乎所有经过虚化形成的状态词缀都是由与名词性成分组合与同动词或形容词组合,例如“天下荡荡”(《诗·大雅》)、“大海荡荡”(汉《郊庙歌词》)、“路荡荡”(汉刘向《九叹》)、“静荡荡”(唐郑愚《大圆禅师碑铭》)、“空荡荡”(宋《朱子语类》)、“道茫茫”(汉刘安《淮南子》)、“思茫茫”(汉蔡琰《胡笳十八拍》)、“白茫茫”(五代花蕊夫人《宫词之八》)、“雪纷纷”(汉张衡《四愁诗》)、“乱纷纷”(南朝梁吴均《战城南》)、“闹纷纷”(明《杨家府演义》)、“云蒙蒙”(战国宋玉《九辩》)、“紫蒙蒙”(唐白居易《秋蝶》)、“黑蒙蒙”(明杨讷《西游记》剧)、“灰蒙蒙”(周立波《暴风骤雨》)、“雾蒙蒙”(陈毅《游阳朔》)(参见汪继懋 1999)。

因而,ABB 式状态词可以分为三类:A 为名词性成分(“眼巴巴”),A 为动词性成分(“醉醺醺”),A 为形容词性成分(“干剥剥”)。^[4] A 为名词性成分的 ABB 式状态词在古代汉语和现代汉语中所占的比例都不可忽视。请看表 1。

来源辞书	A 为名词性成分	A 为动词性成分	A 为形容词性成分	A 为名词性成分 所占比率
《唐五代语言词典》	2	7	0	约 29%
《宋语言词典》	3	1	3	约 43%
《元语言词典》	7	17	42	约 12%
《现代汉语词典》	29	23	136	约 18%

表 1 ABB 式状态词分类比较表

[4] 直接模拟声音的词重叠音节不算在内,如“轰隆”、“哗啦”重叠为“轰隆隆”、“哗啦啦”。

我们认为首先应该是上古的叠音词构成了主谓结构短语,这些短语又由主谓结构扩展到中补结构,也就是由跟名词结合到跟动词、形容词结合,逐渐引起BB虚化,成为词缀(“悠悠”、“纷纷”),也成为其他状态词缀的源头,同时,近代汉语中旧有的词缀又为新的词缀取代,形成一条发展轨迹(“→”表示发展关系):叠音词构成短语或句法重叠→ABB式、AABB、ABCC式词→ACD式、CDAB式词→AB-CD式、ADBC式、A里AB式词……,即:造句、重叠(语法变化)→类推造词(词缀化)→状态词缀(音缀化)。

语言演化是在对旧系统的不断修改完善中进行的。由重叠到词缀是对句法形式的修改,由词汇词缀到状态词缀是对构词形式的修改。前者可以称为词汇化,后者可以称为语用化。修改的原则是保持内涵与形式的统一,使格式具有一致性;增加变化,使表达具有多样性。语用频率会影响语义,进一步改变语法形式(邹韶华 2004a)。约定俗成的“习性”就形成规律(邹韶华 2004b)。状态词缀是语言系统对内部形式修改的产物,在修改过程中经历了从松散到紧密,再从紧密到松散的结构变化。

AB式最晚产生于唐代(BA式的情况与之类似)。限于材料,尚未见到唐代之前的用例。后来的ABB式也有由AB式扩展而成的,也发现了由ABB式减缩而成的AB式(如“窄巴”)。但是这都是个别现象。AB式的单音节词缀B的形成主要有三种情况:一是由词根虚化而成,例如“般(搬)弄、调弄、撮弄、摩弄、抻(团)弄”等。“弄”的构词范围扩大,构词位置固定,导致意义由实到虚,读音轻化,便完成了由词根到词缀的过度。二是由联绵词转化而成,例如“懵懂、摩挲”等。这两个本是叠韵联绵词,但是在使用过程中,因为减音构词,前一个音节实化,可以单独表义,甚至可以单用,后一个音节便成了词缀。三是由类推附加而成,例如“掀(轩)腾、踢腾、拨(不)刺、揣巴”等。虚化的词缀“腾”或用于其他词根的词缀“刺、巴”,被附加到意义没有直接联系的字根上构成新词。

5.2 汉语状态词缀的演变规律与个性特征

状态词缀的演变是有规律的,这主要体现在语音变化、词形变化和语用表达三个方面。

5.2.1 语音变化规律

语音变化规律体现了汉语声调对状态词缀及其构词的决定性作用。首先是语音和谐。CDAB式的一、三音节和二、四音节分别构成双声。以李崇兴等(1998)为例,几乎没有例外。如:“迷丢没(摸)邓(登)(发呆的样子)、劈丢(留)扑冬、急并各部、急周各支、急留骨碌(古鲁)、急张拘诸(忐忑)、吉丁疙疸、赤留出律(出留出律)、赤留出刺、赤(乞)留乞良、滴羞蹉蹉(亦作‘滴羞跌屑’,颤动的样子)、滴羞笃速(亦作‘滴修都速’,战抖)、伊哩乌芦(咿咧鸣刺)、足丢没乱(心绪乱)、希留合刺(破碎)、希留急了(枝条摆绞状)、乞抽乞叉、乞留曲律(吕)、乞纽忽浓、失留疏刺、剔留秃鲁(滚动)、剔留团栾(极圆)、剔抽秃刷(揣)(眼转)、踢良秃栾(滚动)、希彪胡都(糊涂)”。

这一规律对我们了解字词读音有参考价值。比如“糊涂”的读音,“希彪胡都”、“希丢糊涂”符合规律,一、三音节“希”“胡”声母不同,反映了元代后j、q、x分化的差异,而当时是相同的,尚未从“见[k]、溪[kʰ]、晓[x]”和“精[ts]、清[tsʰ]、心[s]”等声母中分化出来;二、四音节声母相同,表明“涂”的实际读音,声母是[t]而不是[tʰ]。^{〔5〕}只有个别特殊的,如“足丢没乱”,应该考虑书写注音问题。

另一明显的语音规律表现为轻重对应变化。单音节状态词缀渐变轻读,双音节、多音节状态词缀前

〔5〕 据元代周德清《中原音韵》,当时全浊声母已分化为送气、不送气清音,但见“[k]、溪[kʰ]、晓[x]”等声母尚未分化。

轻后重。例如“拨(不)刺、揣巴、撺掇、扎煞(多沙)、搭撒(飒)恶叉(姪)、添搭(答)、抹搭、扑搭、曲律、数落、趸磨、查胡(喳呼)、准成(程)、闹护(镞)铎、闷达(打)孩、恶支沙(杀、煞)、苦淹淹(恹恹、厌厌)、涎邓邓(澄澄)”。

括号中的变体不属于语素而属于音节,这种不稳定反映了附会意义与追求音准的矛盾。因为状态词缀不承载词汇意义,所以对应语用类化意义的语音变化逐渐占了上风,有的还因类推而形成了一系列的同音字,如“搭”、“希留”等。到现代汉语,单音节状态词缀基本完成轻声变化,双音节、多音节状态词缀的前一音节轻读,后边音节重读(除“的”外不轻读)。

5.2.2 词形变化规律

词形变化经历了由义到音(“剥剥一巴巴”),由繁到简(“刺一拉”),由单一到丰富(“刺刺一乎拉”、“的乎拉”)的过程。一些古代汉语的状态词缀同现代汉语的用法一样,如“撺掇、踢腾、憋的慌、喜孜孜(恣恣)”等。有的词形方面略有差异。例如:

古代汉语(元杂剧)	现代汉语
a. 甘(干)剥剥	干巴巴
古刺刺	呼啦啦
冷丁丁	冷冰冰
b. 古突突	糊了巴涂
热刺刺	热辣辣、热乎拉、热的乎拉
活喇喇、活支刺	活刺(丝)啦(活活地)
c. 光出律	光(巴)出溜(光光的,尤指光着身子)
冷急丁	冷丁、冷不丁(突然)
d. 软答刺	软答哈
仰刺叉(擦)、仰不刺叉	仰巴叉(仰面跌跤)、四仰八叉
急留骨碌、剔留秃鲁、急留古鲁	急里骨碌、提里秃噜、叽里咕噜
急流骨都	吉娄咕嘟
乞纽忽浓	稀里呼隆
失流疎刺、吸留忽刺	稀里哗啦
必流不刺	噼里啪啦、逼里巴啦
吉丁疙疸	吉答疙瘩、吉娄疙瘩
急留圪刺	急里嘎啦
必丢不(扑)搭、疋丢扑搭	噼答啪嗒、噼答扑登

a类的差异是叠音词缀换了,构词格式没变;b类是叠音词缀变为非叠音词缀,构词格式也变了;c类是非叠音词缀换了,构词格式也有变化;d类是非叠音词缀换了,构词格式没有变化。其中“热刺刺”、“活喇喇”等词的演变,都有 ABB(热刺刺)同 ACD(热乎拉)的对应格式,表明 ACD(活支刺)格式是在 ABB(活喇喇)格式基础上产生的,二者可以长期共存换用。“光出律”对应“光出溜”,又增加词缀构成“光巴出溜”,由三字扩展为四字,说明状态词缀不断向多样化发展。

5.2.3 语用表达规律

除 ABB 式中的部分叠音状态词缀外,一般状态词缀都附加贬义感情色彩和口语语体色彩,有相应的语域选择,例如“生刺刺、歪刺刺、湿挝挝、呆答孩、闷答孩、火不登(腾)、呆不腾、颠不刺、短卒律、短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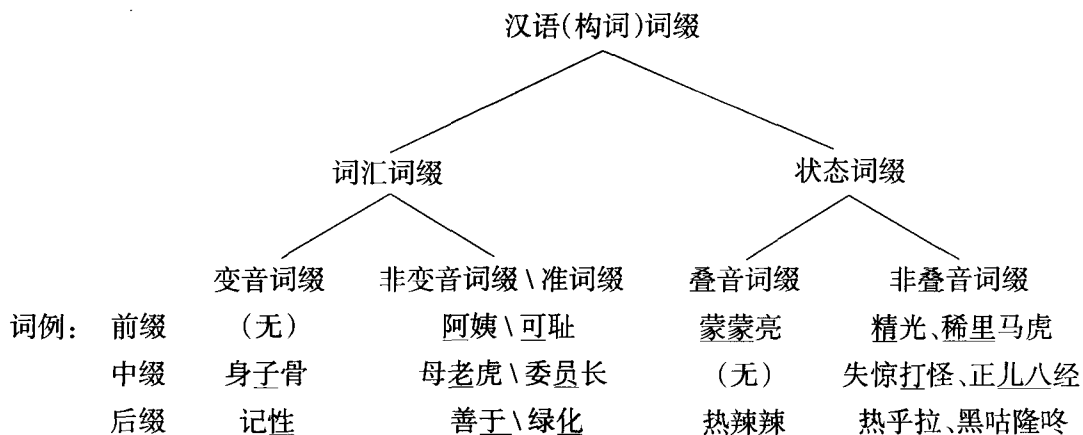
取、恶支沙(杀、煞)、干支刺、活支刺、活不刺、破不刺、嘴不刺、光出律、滑出律、黑林侵、花腊搭、冷拍颼、明滴溜、烟刺答(无力)、生各扎(支、擦)、软答刺、软刺答、软兀刺、热乎刺、恶叉(茶)白赖、仰不刺叉、血糊淋刺、牵牵搭搭、攘攘垓垓、絮絮答答、窄窄别别、涎涎邓邓(澄澄)、呆呆邓邓”等。带状态词缀的动词还有随意性,描写非正常行为状态,例如“般(搬)弄、逼勒、拨(不)刺、揣巴、撮弄、撵掇、调弄、抻(团)弄、摩弄、摩掌、踢腾、添搭(答)、抹搭、数落、赶磨、查胡(喳呼)”等。比较一下,如果去掉词缀,“搬”、“逼”、“拨”、“揣”、“撮”等词就失去了附加的色彩义和随意性。词汇意义虽然基本没变,但使用的语域不同,由用于随便口语或俚俗语人群变为用于正规书面语或文雅语人群了。

上古汉语主要靠语法重叠作为强化表达手段。与现代汉语比较,后来状态词缀的语用表达甚至改变了原有的语法重叠。例如:

(49)我如今可酺些不冷不热、兀兀秃秃的酒与他吃。(《生金阁》三折店小二白)

“兀兀秃秃”,是“兀秃”的重叠式,现在济南方言也说“兀兀秃秃”,并且还有的词保持了书面语或褒义色彩,而在东北话中却变成了“兀了巴秃”,不但强调温度不够,而且表示冷、热均不满意,增强了贬义感情色彩和口语语体色彩。为什么有不同情况呢?现代汉语各方言的状态词缀都是由古代汉语的状态词缀发展而来的,又按照各自方言的语音、词汇特点而有所不同。以语体为例,状态词缀的产生、发展与口语关系密切。有了宋元时期的戏曲才使那些口语词汇得以流传下来。可以说,文言(或书面语)成分越少的作品状态词缀越多,文言成分越少的方言状态词缀越多。比如北方方言的状态词缀比南方方言的状态词缀多;北方北京和哈尔滨方言的状态词缀比济南方言的多,济南方言的状态词缀比太原方言的多;南方吴方言的状态词缀比粤方言的状态词缀多。方言总有其特点与共性,而经常运用的格式会形成规律性的倾向(邹韶华 2004c)。

此外,汉语有独特的词缀体系。印欧语的词缀系统分为构词、构形词缀。汉语则没有构形词缀,构词词缀按目前习惯可以分为词汇、状态词缀,粗略体系如下(下划线部分表示词缀,下同):



这样分类是基于状态词缀和词汇词缀都是构词词缀的传统认识,实际上状态词缀是语用词缀,可以成为与传统构词、构形词缀并列的第三大词缀类型——构用词缀。

汉语词缀体系中变音词汇前缀和叠音状态中缀缺失表明,这两类的发展是受限制的。从古代汉语发展到现代汉语,状态词缀已经成为形式多样的大家族,还可以按构词分成不同类型。仅《现代汉语词典》(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中就有十几种构词类型,如BA式(“梆硬”)、AB式(“干巴”、“忙乎”)、ABB式(“红彤彤”、“沉甸甸”)、ACD式(“蔫不唧”)、BCA式(“稀巴烂”)、AABB式(“鼓鼓囊囊”)、ABCC式(“可怜巴巴”)、AECD式(“白不吡咧”)、ABCD式(“老实巴交”)、CDAB式(“稀里马虎”)、ADBC式(“急赤白脸”)、ADCB式(“正儿八经”)。而这些类型

在近代汉语中就已经形成了。

5.3 状态词缀的格式意义

在近代汉语中状态词缀至少已经形成了 20 来种构词类型:BA 式,如“精光”、“精淡”、“稀烂”;AB 式,如“刁蹬”、“拨刺”、“窄巴”;ABB 式,如“大刺刺”、“气吼吼”、“水济济”;ABC 式,如“憋的慌”;ACD 式,如“平不答”、“干忽拉”、“肥没忽”;ACB 式,如“歪刺骨”、“仰八叉”;ACDB 式,如“苦丁子咸”;AABB 式,如“窄窄别别”、“涎涎邓邓(澄澄)”、“呆呆邓邓”;ABCC 式,如“放羊刺刺”;AECD 式,如“花丽(黎)狐(胡)哨”、“死气白赖”;ADBC 式,如“急赤白脸”;ABDC 式,如“失惊打怪”、“黄皮寡瘦”、“黑天摸地”;ABCD 式,如“老实巴交”、“白头蹉蹉”;CDAB 式,如“咕溜搭刺(叽里咎晃)”、“哔哩礲刺(又:必里剥刺)”、“踢良秃来”、“希彪胡都”;ADCB 式,如“正儿八经”;ACAB 式,如“蹉里蹉斜”、“浙留浙零”;叠音十的(地)式,如“热刺刺的”、“嘴巴巴的”、“一丝(一)丝儿的”、“唬人刺刺的”;非叠音十的(地)式,如“黑没没地”。

这里举几类例子说说状态词缀的格式意义。到宋、元词曲,特别是元杂剧,状态词的类型增多,主要功能是做附加成分,做谓语的少了,如陆澹安(1981)和顾学颉、王学奇(1983)所举例句。

(50)骑着匹慢腾腾瘦蹇,必丢不答践。(《贬黄州》二折叨叨令)

(51)住的是灰不答的茅团,铺的是干忽刺的苇席。(《举案齐眉》三折越调)

(52)我则见五个慢乞丢磕塔稳,更和一个字急留骨碌滚。(《燕青博鱼》二折油葫芦)

(53)喜的他两意儿奚丢胡突,慌的他两头儿低羞笃速,唬的两眼儿提溜秃卢。(《僧尼共犯》二折梁州曲)

(54)我是王枢密的女婿,那里看的你这白头叠雪的在眼里。(《谢金吾》一折对白)

(55)待席罢敲他一下,倒噎的老老婆血糊淋刺。(《青衫泪》四折上小楼)

(56)人跟前不恁的吃场扑腾,呆贱人几时能够醒醒。(《金钱池》三折醉春风曲)

同时,以上各例代表了古代口语中几种主要的状态词缀类型:

1)ABB 式。“慢腾腾”,同现代汉语用法一样,是谓词性成词语素与叠音状态词缀一起构词。词汇意义主要由 A 承担,状态词缀 BB 描写 A 的状态,突出程度,有感情、语体色彩。另如“甘(干)剥剥、活喇喇、火匝匝、立钦钦(兢兢)、气丕丕、死丕丕、死僵僵、冷丁丁”。

2)ACD 式。“灰不答”、“干忽刺”,描述“灰”、“干”的样子,是谓词性成词语素与多音状态词缀一起构词。词汇意义主要由 A 承担,状态词缀 CD 描写 A 的状态,程度不高,有贬义感情色彩和口语语体色彩,多为拟声词移觉(变视觉)转化而来。另如“呆不腾、呆答孩、光出律、荒笃速、活支刺、火不腾(登)、冷急丁、软兀刺、软刺答、软答刺、瘦稜生、生可擦(各支、各扎、各查)、慌急列、杂不刺、嘴不刺”。

3)CDAB 式。“必丢不答”、“乞丢磕塔”,“不答”、“磕塔”是拟音的成词语素,状态词缀“必丢”、“乞丢”与拟音的成词语素一起构词。相当于现在说“嘛答嘛答”、“吉嗒嘎嗒”。词汇意义主要由 AB 承担,状态词缀 CD 通过增音、谐音加强 AB 的声势,有口语语体色彩。另如“乞纽忽浓、失流疎刺、必丢不(扑)搭、必流不刺、丕丢扑搭(劈丢扑答)、劈留扑碌、劈丢(留)扑冬、急并各部、急周各支、吸留忽刺、急留圪刺、急流骨都、伊哩乌芦(啞咧鸣刺)、希留合刺、乞抽圪叉、乞纽忽浓、失留疎刺”。

4)CDAB 式。“急留骨碌”、“奚丢胡突”、“低羞笃速”、“提溜秃卢”,状态词缀与其后的拟态成词语素一起构词,现代汉语说“急了骨碌”、“稀里(了)糊涂”、“哆了哆嗦”、“提了秃卢”(如形容吃面条,“秃卢”亦可拟音)。词汇意义主要由 AB 承担,状态词缀 CD 通过增音、谐音增强 AB 的态势,即多而杂乱的形

象性,有口语语体色彩。“急留骨碌”是“连续乱骨碌”,“奚丢胡突”是不一般的“糊涂”,“低羞笃速”表示“一个劲哆嗦”,“提溜秃卢”是“不断秃卢(转)”。另如“急留古鲁、急留骨碌(古鲁)、急张拘诸(忐忑)、吉丁疙疸、赤留出律(出留出律)、赤留出刺、赤(乞)留乞良、滴羞蹀躞(亦作“滴羞跌屑”,颤动的样子)、滴羞笃速(亦作“滴修都速”,战抖)、足丢没乱(心绪乱)、乞留曲律(吕)剔留秃鲁(滚动)、剔留团栾(极圆)、剔抽秃刷(揣)(眼转)、踢良秃栾(滚动)、希留急了、迷丢没(摸)邓(登)(发呆的样子)、希留急了(枝条摆纹状)、希彪胡都(糊涂)”。

5)ABCD式。“白头叠雪”,形容老人头发白,是双音节名词性成词语素与状态词缀一起构词。“叠雪”,是附会意义的写法,现在哈尔滨方言说“白毛爹些”,“爹些”并无实在意义,只有描述作用。《元语言词典》中的“白头蹀躞”,更符合口语实际。词汇意义主要由AB承担,状态词缀CD描写AB的状态,程度较高,有贬义感情色彩和口语语体色彩。

6)AECD式。“血糊淋刺”是单音节名词性(有的为谓词)成词语素与多音节状态词缀一起构词。词汇意义主要由A承担,状态词缀DCB描写A的状态,增强形象性,有贬义感情色彩和口语语体色彩。词缀结构层次是“糊+淋刺”。另如“血忽淋刺”、“仰不刺叉”、“恶叉白赖”。

7)AB式。“扑腾”可视为谓词性单音节词根语素与单音节状态词缀构成的双音节词,词汇意义主要由A承担,状态词缀B描写A的随意性、持续性状态,有贬义感情色彩和口语语体色彩。另如“撺掇”、“答刺”、“磨勒”、“抹搭”、“数落”、“踢腾”。

5.4 从状态词缀角度解读词语

有些词不好理解,辞书解释也较含糊,从状态词缀角度更好解读。

“迷留没乱”是个极具口语色彩的状态词,“留”、“乱”应该是状态词缀,表示词汇意义的应该是词根“迷没”。现在哈尔滨方言中还有相应的词“迷摸的”、“迷迷摸摸的”,同时也说“迷了摸了的”或“迷了摸楞的”,同“迷留没乱”相当。“迷摸的”的意思是“(因得不到或想要什么而)心绪不宁,不知干啥好”,如“他馋得迷了摸了的。”考察《中国基本古籍库》共获取7个用例,也都表示心绪不宁。如:

(57)君瑞与莺各目视而内心皆痛矣……有情夫婿不得团圆,好迷留没乱,叫人怎舍弃……(《董解元西厢记》63页)

(58)小生自遇春容,日夜想念……教俺迷留没乱的心嘈杂。(《六十种曲》2761页)

(59)迷留没乱好难猜,多才敢只是柳叶眉等你过章台。(《南音三籁·天籁》62页)

(60)此心原不死,飞落逐花尘……在庵内修行,俺心中正迷留没乱的,……是谁在外叫门。(《僧尼共犯》5页)

(61)迷留没乱把双眉皱。(《元曲选》699页)

(62)今日羞辱,不由我滴羞跌屑怕怖,乞留兀良口絮,他剔抽秃刷斯觑,迷留没乱踌躇……(《元曲选》877页)

(63)寒森森朔风串,舞飘飘瑞雪旋,骑着匹瘦蹇,必丢不答践,冻得个立钦钦稚子滴羞笃速战。兀的不冻杀人也么哥哥……空教我瘦岩岩老夫迷留没乱倦。(《贬黄州》5页)

例(57)至例(60)形容情思难耐,例(61)至例(63)描写踌躇无奈。

“抵死漫生”中“漫”是状态词缀,词根“抵死生”即词汇义,就是“尽最大力量”的意思,相当于“拼死拼活”、“拼命地”。龙潜庵(1985)指出这个词出现在宋代之前,温广义(1988)和顾国瑞、陆尊梧(1992)中都收了这个词。例如:

(64) 兰房一宿还归去,底死漫生留不住。(冯延巳《应天长》)

(65) 抵死漫生求见,偷方觅便求欢。(向镐《西江月》)

很多词与现在的词是相通的,从状态词缀的角度看当时的词可能更易明白。例如“干霍乱”,《小说词语汇释》指“霍乱”为时疫,认为与病有关,但李申(1992:45-46)认为是不对的,并举例句如下:

(66) 唬的经济也不敢出一声儿来,干霍乱了一夜。(《金瓶梅》第八十二回)

如果说是病名活用做谓词也有一定可能,只是“像得了‘干霍乱’一样”的意义与小说中人物敬济的处境不大一致。按照《中国基本古籍库》,“白白地忙乱”更不对,“霍乱”应是记音词缀。原书描写敬济约潘金莲私会却失约,晚上翻墙过去遭到责骂:“妇人终是不信,说道:‘你这贼才料……’两个絮聒了一回,见夜深了,不免解卸衣衫,挨身上床躺下。那妇人把身子扭过倒背着他,使个性不理他,由着他姐姐长姐姐短,只是反手望脸上挝过去,唬的敬济气也不敢出一口来。干霍乱了一夜,将天明,敬济恐怕丫头起身,依旧越墙而过,往前边厢房中去了。”“干霍乱”应相当于“干忽刺”,有贬义,意义本是“缺水发干”,转喻“不被理睬”,元曲中已有此词,如例(51)。现在北方话“干忽拉的”,常形容(嗓子等)干得难受的感觉。这里描写敬济一夜未敢亲近,独睡无欢的冷落情状。

再如“抹搭”,音 mǎda,有人说在古汉语及徐州方言中有“粗略”或“忽略”义(徐州话为“失手”义),但又探究“抹”本字为“𦏧”还是“𦏧”,则可能又远离原词了。(王镛、曹明德 1991:272)“抹搭”的意义应来自动词“抹”的擦抹义,加状态词缀“搭”有了随意性、口语性和贬义色彩。“搭”没有实在词汇意义,“看”的意义应来自“抹”的引申,即来自眼睛的动作,眼皮从上到下“抹”下来,而这样“看”也就有了轻视的意义。

参考文献

- 安作璋 2004 《论语词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 费振刚 仇仲谦 2002 《汉赋辞典》,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 顾国瑞 陆尊梧 1992 《唐代诗词词语典故词典》,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顾学颀 王学奇 1983 《元曲释词》,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江蓝生 曹广顺 1997 《唐五代语言词典》,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
- 李 申 1992 《金瓶梅方言俗语汇释》,北京: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
- 李崇兴 黄树先 邵则遂 1998 《元语言词典》,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
- 龙潜庵 1985 《宋元语言词典》,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
- 陆澹安 1981 《戏曲词语汇释》,北京:古籍出版社。
- 吕绍纲 1992 《周易辞典》,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
- 石 侵 2005 ABB 式形容词语在宋代的演变,《湖北师范学院学报》第 3 期,40-45 页。
- 唐作藩 1963 《汉语音韵学常识》,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
- 汪继愈 1999 《汉语重言词典》,北京:军事谊文出版社。
- 王 力 1980 《汉语史稿》(中册),北京:中华书局。
- 王 镛 曾明德 1991 《诗词曲语辞集释》,北京:语文出版社。
- 王昌茂 勾俊涛 2000 古汉语构形重叠词研究,《华中师范大学学报》第 3 期,103-109 页。
- 王世舜 韩慕君 1993 《老庄词典》,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
- 王欲安 孙卓彩 郭震旦 2006 《墨子大词典》,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

- 温广义 1988 《唐宋词常用词辞典》，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 向熹 1997 《诗经词典》，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
- 邢公畹 1983 《语言论集》，北京：商务印书馆。
- 姚振武 2005 《晏子春秋词类研究》，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
- 袁宾 段晓华 徐时仪 曹激明 1997 《宋语言词典》，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
- 张永言 1992 《世说新语辞典》，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
- 周正颖 1995 尚书重言词刍议，《古汉语研究》第4期，37—40页。
- 邹韶华 2004a 语频·语义·语法，《汉语学习》第2期，6—9页。
- 邹韶华 2004b 论语言规范的理性原则和习性原则，《语言文字应用》第1期，16—25页。
- 邹韶华 2004c 江西安福话指人量词“只”的特殊用法，《中国语文》第4期，370—371页。

作者简介

马彪，男，1956年2月生，山东人。博士，黑龙江大学文学院教授、现代汉语教研室主任，校汉语研究中心研究员，国际双语学会理事，黑龙江省语言学会秘书长。主要从事汉语语法研究。在《中国语文》、《当代语言学》、《语言文字应用》等期刊发表论文多篇，出版的专著有《公关口语》、《词类问题探索》、《歧义的倾向性研究》(合著)等。

The Development and Diversification of Status Affixes in Ancient Chinese

Ma Biao

Chinese Study Center of Heilongjiang University, Harbin Heilongjiang 150080

Abstract Based on the *Collection of Chinese Ancient Works* and massive language materials, this paper analyzes and describes the type, distribution and the development of status affixes in Ancient Chinese. The paper argues that Chinese language has developed and formed its unique pragmatic affix system. In modern Chinese, many varieties of status affixes are the differentiation of the overlapped affixes of ancient Chinese. The study of status affixes will certainly help to understand Chinese language and the explanation of words.

Keywords ancient Chinese affix status affix pragmatic affix overlapped affix